

jing pin san wen

叶至善 余光中 刘墉 舒婷 铁凝

精 品 散 文



亲情 友情

《散文选刊》杂志社 编

葛毅 编

西 安 出 版 社

jing pin san wen

叶至善 余光中 刘墉 舒婷 铁凝

精 品 散 文



亲情 友情

《散文选刊》杂志社 编
葛毅敏 主编

精品散文

主 编：葛毅敏

出版发行：西安出版社

社 址：西安市长安北路 34 号

电 话：(029)5253740 5234426

邮政编码：710061

印 刷：陕西宏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30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ISBN 7-80594-944-1/I·113

定 价：50.00 元(全四册)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序 言

半年前,这套丛书,已经有了大致的框架。这里的框架,说的是选择文章的原则——干净、朴素、简约、内敛、宽厚、积极、润泽而饱满。

丛书的各个类别:青春成长、亲情友情、文化哲理、幽默讽刺,在选编时,尽可能开掘其内质,拓展其外延。这样,青春不再是单调的青春,亲情友情不再是狭隘的亲情友情,文化哲理、讽刺幽默也不再矫情和偏激,它们有了更大程度的兼容性。

每一篇的内容,在这里不作说明或评价。人生阅历、个人感悟的差异,会有截然不同的体验、碰撞,我想尽可能减少强加给读者的个人意志。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丛书中的许多文章,都是别的选本不曾编选的,我主张耳目一新。

葛毅敏

亲 情 友 情

目 录

怀念孙犁先生	铁 凝 (1)
爱征服一切	杨 苡 (9)
别一段城南旧事	余光中 (13)
陪父亲喝酒	叶至善 (19)
母亲的伤痕	刘 墉 (22)
一看到这张照片……	韩 羽 (34)
我们生活中的动物演员	舒 婷 (36)
炒黄豆	周同宾 (42)
分手那刻	赵翼如 (47)
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	徐 迅 (52)
敲门	邓 伟 (55)
绝色	苏沧桑 (61)
十朵小雏菊	伊 人 (70)

求过冰心四件事	郑荣来 (75)
你的赐予比索取多	杜 丽 (81)
半个父亲在疼	庞余亮 (86)
往日的家书	瘦 谷 (100)
沈从文大哭	依 旭 (102)
幸福万岁	周建萍 (104)
长在淮阴的橘子	唐 韵 (109)
终极之爱	蔡玉明 (114)
心灰意冷的宿命爱情	饶 辉 (120)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滕玉虹 (123)
虽然是午夜,但是很阳光	李云峰 (131)
柔情似水	葛红兵 (135)
笑声里有一点点苦	雨 君 (140)
一些雨珠串起的细节	若 耶 (143)
父亲的记事本	石舒清 (146)
起舞,泪飞如雨	李 琦 (150)
母亲与刮入院子的西北风	齐明达 (154)
男友刘德华	查一路 (158)
流年	陶中霞 (161)
琐记飘零	缪克构 (164)
人物的书写	高维生 (169)
父女之间	聂 尔 (173)
哥哥的电话	赵 瑜 (177)

走过冬天 走过春天	钱红丽(180)
在多种语文和部落间穿行	北 野(184)
三本存折	高 宇(187)
燃情的岁月	魏 微(189)
折扣情结	安 谅(191)
我的家	史 习(195)
给女儿写信	张枫霞(200)
母亲抽烟	周亚军(203)
一曲哀婉的牧歌	王 岱(207)
春望	黄 敏(210)
手掌上的阳光	王林先(213)
爱的理由	黄 恒(216)
魏先生二三事	伊 梦(220)
小站一分钟	沙与沫(226)
真相	王 萱(228)
母爱无言	鹏 鹏(231)
账单	汪金友(233)

怀念孙犁先生

铁 凝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因为时局的不稳定,也因为父母离家随单位去做集体性的劳动改造,我作为一个无学可上的少年,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革命”正在兴起,存有旧书、旧画报的人家为了安全,尽可能将这些东西烧毁或者卖掉。我的亲戚也狠卖了一些旧书,只在某些照顾不到的地方遗漏下零星的几册,比如床缝之间,或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腿儿底下……我的身高和灵活程度很适合同这些地方打交道,不久我便发现了丢落在这些旮旯里的旧书,计有《克雷洛夫寓言》,《静静的顿河》电影连环画等等,还有一本书脊破烂、作者不详、没头没尾的厚书,在当时的我看来应属于长篇小说吧。我胡乱翻起这本“破书”,不想却被其中的一段叙述所吸引。也没有什么特别,那只是对一个农村姑娘出场的描写。那姑娘名叫双眉,作者写她“哧哧的笑声”,写她抱着一个小孩用青秫秸打枣,细长身子,梳理得乌黑明亮的头发披在肩上,红线白线紫花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衣,下身是一条短裤,光脚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她仰头望着树尖,脸在太阳地

里是那么白，眼睛是那么流动……细看，她脸上擦着粉，两道眉毛那么弯弯的，左边的一道却只有一半，在眼睛上面，秃秃的断了……以我当时的年龄，还看不懂这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土改时期，不知道这双眉因为相貌出众，因为爱说爱笑，常遭村人的议论。吸引我的是被描绘成这样的姑娘本身。特别是她的流动的眼和突然断掉一半的弯眉，留给我既暧昧又神秘的印象，使我本能地感觉这类描写与我周围发生的那场革命是不一致的，正因为不一致，对我更有一种“鬼祟”的美的诱惑。那年我大约十一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破书”的作者是孙犁先生，眉是他的中篇小说《村歌》里的女主人公。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妄想。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并四处奔走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借出那些禁读的书。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他的朋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光耀老师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那年我十六岁。现在想来，以那样的年龄说出这样一番话，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但能够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时至今日，我想说，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他在那个鄙弃文化的时代里对我的写作可能性的果断肯定和直接指导，使我敢于把写小说设计成自己的重要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况且把孙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只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所有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个机会来了。1979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做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箐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已故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这就是我的机会，而我却面露难色。可以说，这是我没有见过世面的本能反应；也因为，我听人讲起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无法忘记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韩映山看出了我的为难，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我带了信，在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

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15000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发表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做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了一点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也使我对孙犁先生永远心存感激。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

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即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座。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从来就说不清楚。联系着质朴、节俭？联系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戴着套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倾注的一个民族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天性。滋养作家心灵的，始终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所以，当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会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了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

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是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我第四次与孙犁先生见面是2001年10月16日。这时他已久病在床,住医院多年。我知道病弱的孙犁先生肯定不希望被频频打扰,但是去医院看望他的想法又是那么固执。感谢《天津日报》文艺部的宋曙光同志和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女士,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细心安排,并一同陪我去了医院。病床上的孙犁先生已是半昏迷状态,他的身材不再高大,他那双目光温厚、很少朝你直视的眼睛也几近失明。但是当我握住他微凉的瘦弱的手,孙晓玲告诉他“铁凝看您来了”,孙犁先生竟很快作出了反应。他紧握住我的手高声说:“你好吧?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他那洪亮的声音与他的病体形成的巨大反差,让在场的人十分惊异。我想眼前这位老人是要倾尽心力才能发出这么洪亮的声音的,这真挚的问候让我这个晚辈又难过,又觉得担待不起。在四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也大声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孙犁先生的嘴唇一直蠕动着,却没有人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在他身上,盖有一床蓝底儿、小红花的薄棉被,这不是医院的寝具,一定是家人为他缝制的吧,真的棉布里絮着真的棉花,仿佛孙犁先生仍然亲近着人间的烟火,也使呆板的病房变得温暖。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犁先生。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直至2002年7月10日孙犁先生逝世,我经常想起孙犁先生在病床上高声对我说的话。

我想,我已经很久没读孙犁先生的小说了,当今中国文坛很久以来也少有人神闲气定地读孙犁了。春天的时候,我因为写作关于《铁木前传》插图的文章,重读了《铁木前传》。我依然

深深地受着感动。原来这部诗样的小说，它所抵达的人性深度是那么刻骨；它的既节制、又酣畅的叙述所成就的气质温婉而又凛然；它那清馨而又讲究的语言，以其所呈现的素朴大美使人不愿错过每一个字。当我们回顾《铁木前传》的写作年代，不能不说它的诞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奇迹；而今天它再次带给我们的陌生的惊异和真正现实主义的浑厚魅力，更加凸现出孙犁先生这样一个中国文坛的独特存在。《铁木前传》的出版距今四十五年了，在四十五年之后，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坛是少有中篇小说能够与之匹敌的。孙犁先生对当代文学语言的不凡贡献，他那高尚、清明的文学品貌对几辈作家的直接影响，从未经过“炒作”，却会长久不衰地渗透在我的文学生活中。

以我仅仅同孙犁先生见过四面的微薄感受，要理解这位大家是困难的。他一直淡薄名利，自寻寂寞，深居简出，粗茶淡饭，或者还给人以孤傲的印象。但在我的感觉里，或许他的孤傲与谦逊是并存的，如同他文章的清新秀丽与突然的冷峻睿智并存。倘若我们读过他为《孙犁文集》所写的前言，便会真切地知道他对自己有着多少不满。因此我更愿意揣测，在他“孤傲”的背后始终埋藏着一个大家真正的谦逊。没有这份谦逊，他又怎能甘用一生的时间来苛刻地磨砺他所有的篇章呢？1981年孙犁先生赠我手书“秦少游论文”一帧：

“采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作是也别黑白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

我想，这是孙犁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

人的准则，他亦坦言他受着这些遗产的涵养。前不久我曾经有集中的时间阅读了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我看到在艺术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天而降的才子或才女。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好画家出类拔萃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的果断放弃。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文章之道难道不也如此么。孙犁先生对前人的借鉴沉着而又长久，他却在同时“孤傲”地发掘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尽在其中了。大师就是这样诞生的吧。在前人留给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文学遗产面前，我再次感到自己的单薄渺小，也再一次对某些文化艺术界的“狂人”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莫名其妙的自大生出确凿的怀疑。

在我为之工作的河北省作家协会，有一座河北文学馆，馆内一张孙犁先生青年时代的照片使很多人过目不忘。那是一张他在抗战时期与战友们的合影，一群人散坐在冀中的山地上，孙犁是靠边且偏后的位置。他头戴一顶山民的毡帽，目光敏感而又温和，他热情却是腼腆地微笑着。对于今天的我们，对于只同他见过四面的我，这是一个遥远的孙犁先生。然而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相信病床上那位盖着碎花棉被的枯瘦老人确已离我们远去，真切真实、就在眼前的，是这位头戴毡帽、有着腼腆神情的青年和他的那些永远也不会颓败的篇章。

爱征服一切

杨 苡

“……脑子十分清楚，对生死问题也看得明白，一切毁誉都不在心上，相信颇有自知之明。我活下去只是为了‘给’，不是为了‘取’，这样的生命是有光彩的……”

——录自 1981 年 3 月 8 日 巴金来信

“……我自己也曾下决心要战胜帕金森氏症，我固然靠药物延续了生命，做了些工作，写了些文章，今天还在与疾病作斗争，但是我不过在争取时间，即使慢，我也不能否认自己在走向死亡。我也不能没有留恋。我还想写怀念文章，可是拿起笔写不下去，好像头上有一块大石头……”

——录自 1992 年 1 月 22 日 巴金来信

我从抽屉里取出一只小小的十字架，其实这不过是一只西方流行的普通的冰箱贴。这还是五年前在北京的一家卖小玩意儿的店铺中被我发现的，做得并不很精致，十字架上嵌着三只红红的果子算是樱桃，后面两片绿叶就当做祝福吧。下面一排英文字吸引了我，刻得有点拙劣，Love Conquers all。再下面竖写一行

中文“爱征服一切”。这小小的十字架顿时让我的脚步停下来，我想到那个毕生为他的祖国和人民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前进的敬爱的巴金先生。他奉献出他所有的燃烧的热情，因为他爱人类，他爱他的亲人、朋友和读者，他始终相信：爱能征服一切！

我想念他！每一次见面两回后，到告别时总要留下一个许诺：“明年我一定再来！”然而总是落空。不要说在两个城市，就是住在同一城市的老朋友们如今也只能在电话中道一声珍重了。我有五年没去看望他了，我这个从十七岁就开始在信上向他诉说我的梦的中学生，现早已年过八十。不久以前我还对这里的朋友们十分肯定地说：我今年11月一定要去上海看我的老朋友们。但命运毫不留情地惩罚我这种海阔天空的夸口。今年北京的第一次寒冷突然袭击了我，上个世纪70年代在农场下水田和挑塘泥的繁重劳动带给我的膝盖类风湿关节炎后遗症一次次提醒了我不该忘乎所以。今年去不成上海了，我只能每夜做沪上梦游！

“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乐府诗》在我的心上突然掠过这样古老的诗句，毕竟我们都是老了，想做的几乎都已无能为力。但是无论如何我还得努力，因为在五年前（1997年）11月我在华东医院病房向巴金先生说一声“明年见”时，他坐在轮椅上，用他温暖的手紧握住我的手，用微弱的声音喃喃地对我说：“你要多……写……多……写……”我不会忘记这个嘱咐，我也怕失去我手中的笔，当我想到巴金终于疲惫地放弃了他手中的笔时，我也在心痛！我能理解他无奈的心情，这个写了一辈子的老人从年轻时便倾注了他心中所有的爱，到老了又向人们发出“说真话！”的呼吁，却还要自责，还